

王建华 主编

浙东文化
研究文库

周氏兄弟与浙东文化

ZHOUSHI XIONGDI YU ZHEDONG WENHUA

顾琅川 著



人民出版社

鎮江文化
研究會

王建華 主編

周氏兄弟與浙東文化



顧琅川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吕 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氏兄弟与浙东文化/顾琅川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7-01-006866-4

I. 周… II. 顾… III. ①鲁迅(1881~1936)-思想评论②周作人(1885~1967)-思想评论 IV. I210.96;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6649 号

周氏兄弟与浙东文化

ZHOUSHI XIONGDI YU ZHEDONG WENHUA

顾琅川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2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866-4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浙东民性与周氏兄弟的思想个性	22
一、“兵剑”意象:坚韧相济的刚倔之气	22
二、“重实际而黜玄想”:求真务实的理性品格	38
三、禹墨精神的现代风范	52
四、“抱瓮养花”种种	72
第二章 浙东地理文化环境与周氏兄弟的文化心态	85
一、“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	85
二、“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	95
第三章 周氏家族与周氏兄弟的个性气质	106
一、“风度矜贵”的大家气象	106
二、科场案:两种不同的生命体验	123
三、与佛结缘:小乘的坚忍与大乘的入世	130
第四章 浙东民间文化与周氏兄弟的艺术风格	141
一、从草野之气中追溯民族“固有之血脉”	141

二、批判视角;审美视角	159
三、“汗迹血腥”与悲凉、苦涩格调	170
第五章 浙东文风与周氏兄弟	186
一、浙东文风辨	186
二、鲁迅文章与嵇康风	197
三、周作人散文与公安兄弟的“独抒性灵”	201
第六章 浙东史学传统与周氏兄弟	208
一、明古通今的用世情怀	208
二、明清与 30 年代:文化高压手腕下的士人心态	228
三、向历史寻求理论支点	242
四、偏失及其他	246
第七章 章太炎与周氏兄弟	255
一、大独人格:承传——超越	255
二、文化思想:接受——扬弃	272
后 记	286
参考文献	290

导 论

—

将鲁迅与周作人置放于浙东文化视野中加以观察、比较,从他们自幼日夕寝馈其间的地域文化角度,对二人的思想、创作在相互参照中加以研究,对于更准确地、深层把握二人的思想个性、创作风格及其发展、变迁轨迹,乃至更深刻地理解五四新文学发生的文化背景,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长期困惑人们的、历存争议的一个问题,即何以从同一家庭、同一地域环境中走出的兄弟二人,却性格气质大别、作品风格迥异,并且最终走向了绝不相同的人生道路,而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史上却确实又曾各呈异彩、各具辉煌,各自做出了巨大的非他人所能取代的贡献,亦可望在这一研究中,在系统而不是零星的梳理中作出比较具理论说服力的回答。

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而又甚具难度的研究课题。

鲁迅、周作人所从走出的浙东大地,在二人的思想与创作中都打下了深深的难以磨灭的印记,这应当是人所共认,没有疑问的。例如,五四时期二人都以犀利精锐、浮躁凌厉的文章,向传统儒家的纲常名教发起肆无忌惮的攻击,成为名重一时的“周

氏兄弟”，这种敢于挑战传统、无视偶像的叛逆姿态，无疑与东汉时期诞生于浙东的思想家王充，“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①，那种大胆驳难圣贤的异端精神一脉相承。亦即是说，推究原始，是伏根于“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②的浙东文化性格的。再例如，兄弟俩都富于“史识”，具敏锐的史家眼光。“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③“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预料又要这样了。”^④鲁迅的史家眼光不仅体现在杂文中，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有着强烈的显现。《呐喊》的开卷之作《狂人日记》就把眼光投向了历史，并以此考史所得统摄全篇，乃至《呐喊》《彷徨》的全部作品——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⑤

《头发的故事》概括了晚清至五四前后，辛苦奔走革命的少年烈士，“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⑥的历史变迁，《在酒楼上》则展现了民国到20年代，热心中国改革的知识者由朝气蓬勃而至暮气消沉以教《女儿经》马虎度日的历史真实。精悍短小的篇幅中翻卷着历史风云、时代变幻，成为鲁迅

① 王充：《论衡·问孔篇》，《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版本下同），卷七，第86页。

② 章学诚：《上钱辛楣宫詹书》，《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九，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版本下同），第332页。

③ 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版本下同），卷四，第525页。

④ 周作人：《谈虎集·代快邮》，《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版本下同），卷一，第517页。

⑤ 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卷一，第425页。

⑥ 鲁迅：《呐喊·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卷一，第462页。

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即使人物形象塑造,同样如此。《阿 Q 正传》问世以来,阿 Q 形象历经争议。周作人独跳出典型说,而发现了阿 Q 精神所隐含的历史本质,他指出:“阿 Q 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①周作人所称的“谱”,正是沟通古今的阶梯。阿 Q 是一个近代人,但又来自古代,厚积着四千年来的历史恶梦,至少,也是积压着宋——中国社会走向衰落的起点——以来的历史风尘。正如严复所说:“近代中国之面目为宋人所造成者十之八九。”鲁迅以他善于透视古今的史家眼光,在阿 Q 身上概括了丰湛的历史内蕴。将一切事变置放于历史发展中以推究其来踪去迹从而掌握历史的主动性,这种史家眼识,亦隐隐然打下了浙东史学传统,亦即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②的印记。兄弟俩还多次提及浙东故乡于自己思想性格的深刻影响。鲁迅称自己“还是脱不出环境的影响,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③。他的复仇思想直接源出于越地敢于复仇雪耻的历史传统。周作人同样告诉人们:“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④这就是说,他那种“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⑤、惯于骂人的习气,是受之于“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的。

① 周作人:《阿 Q 正传》,《周作人文类编》卷十,第 131—132 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版本下同),下册,第 523 页。

③ 鲁迅:《坟·杂忆》,《鲁迅全集》卷一,第 223 页。

④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 二》,《周作人文类编》卷九,第 534 页。

⑤ 同上。

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周氏兄弟与浙东文化的联系,是否是一种精神内质上的整体性沟通?即是说:浙东文化是否主要从精神人格的形成中给了他们以积极的影响?就鲁迅言之,这自不成问题。冯雪峰曾指出:“在文学者的人格与人事关系的一点上,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列。这些大诗人,都是有着伟大的人格和深刻的社会热情的人,鲁迅……作为一个中国文学者,在对于社会的热情,及其不屈不挠的精神,显示了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可尊敬的一面,鲁迅是继承了他们的一脉的。”^①冯雪峰的论述无疑是深刻而切于实际的。但是,应当指出,鲁迅在精神人格上对历史上这些大诗人的承传,是以浙东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为中介得以实现的。鲁迅曾热情颂扬古越大地“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②,特别强调了大禹、勾践精神人格力量在浙东文化性格构成中的核心地位,并自觉磨砺,将其吸收,化入自己的血脉、心魄之中。许寿裳评述鲁迅的《理水》、《非攻》等作品时就强调指出:“在描写大禹、墨子的伟大精神中,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③而以具体的活生生的精神范例直接启悟鲁迅的,更有其师章太炎。出生于浙西而自称“越之贱氓”,思想、学术皆深具浙东文化特色的章太炎,以“苏报”案系囚西牢三年而斗志弥坚,入于民国而遭软禁北京之际,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而直斥袁世凯之包藏祸心,这种显示着金刚无畏精神的磊落之

① 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雪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版本下同),卷四,第24页。

②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卷八,第39页。

③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回忆录(专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版本下同),上册,第502页。

气,深深感染着方立志“血荐轩辕”的青年鲁迅。鲁迅自称,他之入于章氏门墙,执贄为弟子,“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①。因之,鲁迅乃浙东史迹上伟大人物精神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这是无所疑的。

但是对于周作人的评述,意见就可能出现分歧。20世纪20年代在文学革命中固然做出重要贡献而成为五四文坛重镇,但抗战期间背叛了民族的周作人,浙东文化之魂的大禹、句践精神人格也曾给予他的人格以积极影响么?对此,人们不能无所怀疑。但是,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在与陈腐的封建势力和中外反动派的斗争中,以他卓具影响力的活动在新文坛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这种“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忧患意识,没有精神人格力量作支撑是不可想象的。冯雪峰就将周作人附逆前后的思想性格行为作了严格的区分。他指出:周作人“在附敌以前,总算是做到了‘清高’,对于各个政派或政治性的运动都并未‘同情’或‘附和’,并且还几乎都给以敌意的,确实有‘高士之风’。(正确地说,从一九二八年至附敌前是如此的。)也不能说他以前就对于日本军阀的侵略政治,已有同情,因为日本军阀的侵略政治和日本国民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是两件事,而且以前他攻击《顺天时报》等事也可为证。”^②如果我们承认,周作人五四时期在与陈腐的封建势力斗争中所表现的忧患意识,20世纪30年代在各个政派或政治性运动中坚持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高士之风”,是有着精神人格支撑的坚实基础,那么,这种精神人格力量最初便来自幼年时代生活其间的浙东地域文化。周作人于越人先祖大禹一直钦仰有加,称之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卷六,第546页。

② 冯雪峰:《谈士节兼论周作人》,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国难声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版本下同),第27页。

为一位伟大的平民政治家，多次表示“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大禹”^①。绍兴城南有禹陵、禹庙，周作人少年时代曾一再登临，每瞻禹迹，“令人怀七年治水之绩，起崇敬之思”^②。于越王句践同样赞颂不止：“他的卧薪尝胆，苦心报仇的故事，在《国语》里写得有声有色，留给后世的影响相当的大。”^③浙东土地上留有众多历代抗击异族入侵者可歌可泣的事迹，周作人曾注重搜集、介绍，表示钦敬之意。周作人曾著文怀着敬仰之情介绍明朝嘉靖年间诱来犯之倭寇入绝地而身遭寸斩的越地农民姚长子，他援引张宗子《姚长子墓志铭》中“醢一人，活几千万人，功那得不思”言，而颂之曰：“长子坟殆早已不存，但得张宗子为表彰，张氏之书尚存在，姚长子亦可不朽矣。”^④周作人并深以浙东民众特有的悲烈之气为荣：“盖越自勾践以来，遗风未泯，士尚气节。中世遭种族之变，苦心积虑，不忘报复。绍兴一郡，遂屡为诸夏君民最后诀别地，虽曰不祥，亦烈矣哉！”^⑤就是这种文化空气，潜移默化地陶冶着幼年周作人的精神人格。1904年，方交弱冠之年就读南京的周作人，面对人种竞争日趋剧烈的世界，在朦胧的民族革命思想的驱动下，立下了“愿以血灌自由之苗”“与强敌争一旦之命”的决心，便是这种精神人格的最初结晶。他表示：“人生一世，鲜不有死。病死与战死，一也；早死与迟死，亦一也。等死也，与其自尽天年，草木同腐，曷若易病为战，易迟为早之为愈乎？”而为争自由而死，身死而自由永在，此身也就获得永恒的生命：“吾身虽死，自由不死。吾身虽灭，原质

① 周作人：《药味集·禹迹寺》，《周作人文类编》卷十，第255页。

② 周作人：《越中名胜杂说》，《周作人文类编》卷十，第251页。

③ 周作人：《绍兴山水补笔》，《周作人文类编》卷十，第281页。

④ 周作人：《饭后随笔·姚长子坟》，《周作人文类编》卷二，第611页。

⑤ 周作人：《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周作人文类编》卷一，第41页。

不灭。”^①思想幼稚而驳杂,但情感是真诚的,反映出周作人作为浙东子民男儿血性的一面。

二

摆在我们面前又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作为浙东儿女,周氏兄弟对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父母桑梓之地,并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表现出一种魂牵梦忆的无限挚爱之忱,而是相反,在他们的言语和文章中,屡屡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与冷漠的情感态度。

且看鲁迅——

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②

于故乡现实是一种彻底绝望的态度,所可肯定并视为荣者,唯有故乡的历史传统。鲁迅的态度如此,以致有论者提出:“从鲁迅言及故乡的全部文字中可见,故乡文化的现实层面在他的感性体悟与理性认识中,在总体上是被否定的。”“鲁迅赞许并肯定的是故乡文化的历史传统。”^③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藪。^④

这里连故乡的历史传统,至少是士传统,也加以否定了。憎恶之深,行文中是分明可以感受到的。如果说,这是在私人通信中,

① 周作人:《说死生》,《周作人文类编》卷一,第2、3页。

② 鲁迅:《书信·110102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卷十一,第331页。

③ 陈方竞:《鲁迅与浙东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版本下同),第24页。

④ 鲁迅:《书信·270802 致江绍原》,《鲁迅全集》卷十一,第567页。

态度也许格外激烈一些,那么,公开的文字,应当有所缓和吧?其实,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这种否定、批判的激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是鲁迅得自幼年记忆中的故乡妇孺百姓——

我幼小时候,在S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迭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她为远避危险起见,所以赶紧走。

……

然而洋鬼子是吃腌眼睛来代腌菜的么?是不然,据说是……用于照相,则道理分明,不必多赘,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个念佛老太太说明理由: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①

这是愚昧到可怕复可笑、想当然却又自以为是的人们。在《迎神和咬人》中,鲁迅又由浙东农民的迎神求雨中发现他们“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②,是受命运播弄而毫无自觉、由帝国而进入民国却绝无长进的“群氓”。在这些文字中,鲁迅的心境同样的绝望,同样痛心疾首而沉重。

周作人同样如此——

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③

① 鲁迅:《坟·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卷一,第181—182页。

② 鲁迅:《花边文学·迎神和咬人》,《鲁迅全集》卷五,第548页。

③ 周作人:《雨天的书·故乡的野菜》,《周作人文类编》卷四,第12页。

史迹上很负盛名的于越在我的心中只联想到毛笋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浅薄,天气之潮湿苦热等等,引起不快的追忆。^①

这并非一时激愤的反语,而是某种真实内心的流露。1909年他从留学的东京回到阔别六年之久的绍兴,却毫无久羁他乡的游子重归母怀的那种欣悦之情,而是深以“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表现出一种无动于衷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晚年周作人撰写《知堂回想录》,写到这一段生活,即从东京回乡继而将离乡去北京时,作了“故乡的回顾”,结果是,绍兴的天时、地理、人物无不觉得可厌,唯一值得回忆的只是蔬果、罗汉豆之类。但是,周作人笔锋一转写道:“引诱我去追忆过去的,还不是这些,却是更其琐屑的也是更不值钱的,那些小孩儿所吃的夜糖和炙糕。”^②于幼时所吃食物的恋慕、难忘中反衬出于故乡民情的极度冷漠。

自然周氏兄弟不可能真正对故乡持一种否定态度。其立论依据,也不尽合于实际。如会稽历史上固然多奇士,而刚刚过去不久的这场辛亥革命斗争中,徐锡麟、陶成章、秋瑾、陈伯平、马宗汉诸人,鲁迅虽未必完全赞同他们的思想行动和处事作风,但他们足堪承受“奇士”之名,鲁迅亦当是承认的。鲁迅称历史上“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恐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情绪支配下所讲的话,未必代表他对故乡的真正看法。但浙东故乡两个现代史上闻名的子弟如此自诩其亲,多少让人感到意外与惊奇。这该如何解释?更重要的是,这里究竟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

这里隐含着的,首先是周氏兄弟作为具有强烈个性意识的

^① 周作人:《雨天的书·与友人论怀乡书》,《周作人文类编》卷六,第12—13页。

^②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〇三 故乡的回顾》,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版本下同),第260页。

知识分子,拒绝一切偶像崇拜包括故乡崇拜的现代觉醒。五四
是偶像大破坏的时代,周氏兄弟正是偶像破坏者的杰出代表。
“种族国家这些区别,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都不过是一
种偶像。”^①这应当是周氏兄弟共有的认识。故乡同样如此。
乡关之情,无疑是人类最美好、最具动人魅力的情感之一。在人
类丰富的情感世界里,也许,它将永远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
地,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之一。但中华民族乡
情特重,乡愁特深,却更多反映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例如大陆心态、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等等的负面影响。中
国人安土重迁,缺少向遥远、未知领域开拓、探涉的巨大热情,就
在于中国人最重叶落归根,而一个人的生命之根,就扎在故乡的
土地上。“父母在,不远游”的圣人古训,成为文人士子自觉遵
奉的行动规范;归骨祖塋,安魂乡里,认作自己人生归宿的最高
追求。乡土观念、根意识,就这样死死地捆住了人们的精神步
履,闭锁了人们的思想胸怀。而沉醉于“故乡梦”者,却陷于盲
目情绪而将恋乡情绪绝对化,看不到隐含其间的文化保守性质,
受其拘囚而不自知觉。鲁迅于故乡文化“哄骗”性质一面的独
到发现,于引动自己“时时反顾”精神丝缕两面性的深切理解^②,
显示出他作为新文化先驱终于从历代文人沉溺千年的乡土梦中
惊觉,而将故乡同样纳入文化反思之中。在浊流横溢,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的时世,故乡自不可能是一方净土。不自觉破除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的传统观念与“美不美,故乡水”、“金
窝银窝,不如家里草窝”的世俗见解,就会对故乡陷于盲目情
绪之中而无法真正认识家乡,而唯知对家乡顶礼膜拜、放弃应

①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周作人文类编》卷三,第48—49页。

② 参见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卷二,第230页。

有的针砭绝非作为故乡儿女的真正爱之敬之之道。正如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正因为对于乡国有情，所以至于那么无情似的谴责或怨嗟。我想假如我要写一篇论绍兴的文章，恐怕一定会有好些使得乡友看了皱眉的话，不见得会说错，就只是严刻，其实这一点却正是我所有对于故乡的真正情愫。”^①出于对故乡的挚爱之情，出于企盼她奋然振作的拳拳之心，才痛下针砭而施以药石：这就是具有强烈个性与责任意识是现代知识者周氏兄弟。

正是鲁迅，在他谴责着、怨嗟着，乃至严苛地无情似地解剖着故乡精神病态的时候，却热切地期待着“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②，将自己的真诚祝愿呈献给故乡的新生一代；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③的殷切祈唤，把自己的全部儿女深情献给童年保姆，一个愚鲁、多忌讳、爱在人后唧唧喳喳议论，甚至搬弄一些是非而颇有缺点的农妇长妈妈。也正是鲁迅，在他刻镂着“不可居”的“越中棘地”陋形怪相的时候，却让自己的思绪“坐小船经过山阴道”，在“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的光影中，看到“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看到一个“美丽，幽雅，有趣”的“好的故事”。^④ 谴责中满蕴着深情，怨嗟中饱含着期待，这就是鲁迅于浙东故乡的态度。冯雪峰曾对《朝花夕拾》中鲁迅回忆童年的散文，以及《故乡》、《社戏》等小说作过这样一番评述：“这些特别优美而抒情诗的气氛特别浓厚的作品，其中最强烈的最有永久生命的感情，就是他对于农民和农民孩子们的真诚的感情，以及对于曾经养育过他的童年的那民间文艺和人

① 周作人：《瓜豆集·怀东京》，《周作人文类编》卷七，第67—68页。

② 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卷一，第485页。

③ 鲁迅：《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卷二，第248页。

④ 鲁迅：《野草·好的故事》，《鲁迅全集》卷二，第185页。

民智慧的向往。这种感情,才是这些作品的基本的生命,同时我以为也是鲁迅先生自己最愿意回味的。”^①冯雪峰于鲁迅对童年生活回忆中存在的某种自我哄骗性质自觉抵制一面有所忽略,但他作为一个对晚年鲁迅思想性格有着深刻理解的作家,作为鲁迅的友人与浙东同乡,看到鲁迅在这些作品中流露的于故乡的深厚情感,是富有见地的。爱之深,期之切,故责之严。这是恨铁不成钢的态度。由此,我们也才能真正从精神深层理解,鲁迅之一直称自己“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学者生活中”的意义。^②

同样,周作人之深深抱憾于家乡人情之凉薄,风气之鄙陋,也恰是以亟盼其奋然振作之心为深层动力源的。辛亥绍兴光复,正在家乡的周作人为它重获新生而欢呼:“美哉!洋洋星旗飘扬,今日何日,非我绍兴之新纪元耶。”“今日之绍兴,已非昨日之绍兴。昨日之绍兴,人心惊悸,犹为奴隶之绍兴;今日之绍兴,熙熙攘攘,已为自由之绍兴。如火如荼,一跃千丈,绍兴人之幸福耶?绍兴之魄力也。”^③然而当他目睹“官威如故,民瘼未苏”种种深堪忧虑的现实之后,不禁愤然质疑:“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④于是更从历史传统角度向乡人发出警示:“呜呼!于越古国,而今而后,为报仇雪耻之乡耶?为藏垢纳污之地耶?”^⑤一腔挚爱之情而出之以毫不留情的犀利剖析,始终将对象置于跟自己平等的地位,显示出主体意识的高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611页。

② 参见戈宝权:《史沫特莱回忆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3页。

③ 周作人:《庆贺独立》,《周作人文类编》卷一,第35页。

④ 周作人:《望越篇》,《周作人文类编》卷一,第38页。

⑤ 周作人:《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周作人文类编》卷一,第41页。